

万壑丘山指下青——万—鹏

□唐锦腾



万—鹏

万—鹏(1917—1994),字啸云,号铎和尚、无因老人、墨庐,书斋有“万壑草堂”、“频中圣室”、“海德楼”,旅港嘉定籍已故著名画家。

万—鹏出生在嘉定,外祖申竹香和父亲万雅堂均为竹刻名家,故幼承家学亦擅竹刻,20岁时,曾以周剑堂遗法,自刻一柄扇骨,一面是全篇滕王阁序,另一面是滕王阁图,笔画线条,纤毫不爽,为戴季陶先生收藏。其后专注于绘画,在三十岁以后,竹刻一道,便没有继续钻研下去。

万—鹏十二岁时随名师姚明辉治经史,又随童星泉习书法,不过,万氏向来都不以书家自称,因此外间流传书法作品甚少。

搜尽名山打草稿

万—鹏心力所倾注主要在绘画艺术方面。其父收藏书画碑帖极丰,万—鹏自少耳濡目染,涂抹临摹,终日不倦,十岁时已能作巨幅山水。不过真正全面而有系统的学习,应自十二岁随乡贤赵鼎奎习画始。赵鼎奎,字梦苏,工书画篆刻,亦能刻竹,山水苍雅秀润,尤擅青绿山水。据万—鹏所述学艺经历:

夫子先嘱日于碁盘石上以笔蘸水悬腕书篆籀,风雨无间……凡半年余,始讲授笔墨之技,稍有所悟,迺取出其收藏之名家真迹,日对观赏,谓之读画;然后命选所喜之画,反覆临摹,略有几分形似,再换别幅,甚至背临,如此约五载寒暑……

这五六年间是万—鹏系统学习传统并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,但正如其师所言:“读书临摹,仅打实基本功,如欲另创新意,必须师法造化,此后应多探索山川景物,吸收自然界之生态,运于笔底,则气韵自生……”1935年,万—鹏秉承师训,与沈逸千等同道开始游历写生,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,曾渡黄河,登临华岳、五台山,以至塞北地区等。

1936年,万—鹏首次在南京举办写生画展,出版《塞北写生集》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万—鹏避居浙江、江西等地,乘便游览天目山、弁山和茅山等地。这数年间,万—鹏外师造化,搜尽名山打草稿,开拓胸襟,得益甚多。

南迁香港结俊彦

1949年新中国成立,万—鹏亦展开了人生的新一页。当时有不少江浙人士移居香港,万—鹏亦随纱厂东主汪松亮南迁,于其“造寸时装公司”任职总经理。那时,万—鹏居住在公司

提供的位于荔枝角荔园半山的宿舍,因为生活尚算安定,加上居住地地方颇大,故工余仍能继续钻研绘事。其后万—鹏离开公司,搬到尖沙咀金巴利新街2号一楼居住,并附设工场,经营毛衣钉珠绣花设计业务。毛衣和旗袍上各种花鸟和龙凤图案设计,均为万氏手笔。

南迁之后,万—鹏对于绘画从来都没有放弃,尤其专攻山水画。1958年,出版《万—鹏山水画集》,载有作品十幅,其标明临仿或拟作名家的作品,即包括有巨然(活动于960—986)、倪瓚(1301—1374)各两幅,董源(?—约962)、高克恭(1248—1310)、王翬(1362—1717)各一幅。1959年万—鹏假香港圣约翰副堂举行了首次个人作品展,受到外界称赞。

除了个人创作读书之外,万—鹏还结交了不少文艺俊彦,切磋砥励,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,万氏将居所的二楼和四楼也租下后,地方较宽敞,便开展了与艺友的雅集活动。这些艺友包括彭袭明、官祿、薛慧山、张碧寒、刘作筹、曾克崙、饶宗颐、萧立声、林干石等。那时每星期六或日,都有聚会;此外,每月一次或三个月两次则相约远足外游,足迹遍及新界和离岛。香港为一临海小岛,并无名山大川之胜,然而亦不乏值得勾留的幽深秀美景致。艺友中与万—鹏关系最密切的为彭袭明。彭袭明那时居于新界元朗洪水桥,为方便在市区教授学生和参与雅集,每于星期五借宿万家。万—鹏对彭袭明画艺亦十分佩服,除相互吸收钻研外,更使长子万福元和三子万福琪随其学习书画。

1971年7月,万—鹏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博士及省立博物馆之邀,在台北省立博物馆举行“万—鹏近作国画展览”。同年冬再应新加坡六大学术团体之邀,将作品移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览。这是万—鹏非常重要的展览,除了作品数量不少外,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其个人风格,标示了万氏绘画艺术的重要里程。如果说南来香港前,是万—鹏的学习期,五十和六十年代是兼收并蓄、深入钻研的巩固期,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便是其绘画艺术的成熟期。

历代大师中,万—鹏笔墨与范宽、吴镇最相仿佛,他将范宽的险峻、吴镇的浑厚共冶一炉,化为自家笔墨,成就了鲜明的个人画风,其作品元气淋漓,气势磅礴,笔墨浑厚苍秀,赋色娴静典雅,章法布局谨严而富于变化,所作既有行家画的精能,又具备文人画的天趣,清超脱俗,自成一格。溥心畲对万—鹏有很高的评价,称其“生来豁达有大度,正与画史中流传范中立的性情相仿佛,一种至大至刚之气,而今正浩

瀚地流露在他的画幅之间。相信今生今世,其人其画,单凭一个‘大’字,庶以立于不朽了”,可算是万—鹏绘画艺术的最佳注脚。

万—鹏的画作不乏感怀寄兴、忧国伤时之作。这种带有现实主义的作品,其实很早便出现,1935年在写生之旅时,关外正值日寇魔爪处处,万—鹏在激愤之余写成“横行塞北之狼群”。1971年筹备画展时,国内正值“文革”,故如“风雨同舟”、“中流砥柱”、“晚节坚贞”、“多难兴邦”均是这类“忧在社稷,寓意深远”之作。

万—鹏平素起居生活简朴,但颇嗜杯中物,酒后每喜乘兴挥毫,运笔纵肆,墨气淋漓,诚如其醉后所写《等地齐天图》,自题云:“八大无此胆,青藤无此狂,一醉挥千纸,和墨证天荒。”这类“醉墨画”,是万—鹏在已有的深厚笔墨基础上,另一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。

1973年万—鹏受聘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师,教授中国山水画。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自1957年成立以来,强大的教师队伍,一直在为保存日渐式微的中国绘画传统作出很大贡献,当中不少名家均来自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,他们包括有王季迁、张碧寒、赵鹤琴、顾青瑶、周士心、荣卓亚等。在任期间,与新亚书院素有交流的美国耶鲁大学主办了“当代名画介绍”展览,万—鹏亦有作品参展。

1976年起,自艺术系退休后的数年间,万—鹏除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和家里继续教授学生外,在创作方面更是硕果累累,1982年假香港大会堂展出了这些成果。翌年万—鹏遨游美国和加拿大等地,于1984年移居加拿大的爱明顿,其后转往多伦多定居。1990年万—鹏再转往温哥华,这里最后成为他最终的栖居地。

钻研指画开心径

自移民加拿大后,万—鹏因为应酬较少,故能闭门读书写字,静修创作,加上居住环境清幽,又有一宽敞的画室,故创作的热情更为高涨,除了传统书画外,在指画方面的水平和创作数量,均得到大大的提升。万—鹏自1958年在港举行个人作品展览后,差不多每隔十年便筹办个展,向外间展示其艺术成果。1984年,虽然万—鹏已移居海外,但1990年仍回港于香港大会堂高座举办近作展览,是次展览与前几次颇为不同,展出的全为指画作品,可以说,指画创作是万—鹏晚年在绘画上另一重要成就。

指画亦名指头画、指墨,是以指掌代笔绘画的中国画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曾有张璪“或以手摸绢素”而成画的事迹,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

也有王墨作画“脚蹙手抹,或挥或扫”等记载,但因所作只是部分使用手指,故一般认为他们只可称为指画艺术的滥觞,真正全面以指代笔作画,则为康熙年间的高其佩。高氏除了有较多的指画作品传世外,其孙高秉更有《指头画说》的著述。高氏以后继之者仍代不乏人,近代擅指墨的则有钱松岩和潘天寿,后者更有《指头画谈》的著作传世。

运笔与运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可以说运笔为常,运指为变。运指需要有娴熟的笔墨技巧,再变而为指运,这也说明了为何许多画家均是在晚年才钻研指墨艺术。运笔与运指虽然有共通之处,但笔情和指趣还是各有千秋的。运指作线比运笔更难于掌控,线条较为断断续续,忽粗忽细,下墨时于显处易涨,于虚处则易燥。虽然如此,如能控制得宜,善加运用,则指画笔墨会流露出一种生辣劲健、凝重拙涩之感,这是使用毛笔所无法达到的效果。万—鹏笔墨以温醇浑朴见胜,基本以圆厚为主调,当加入了指墨所特有的效果,作品骨气自然更形洞达,意境更为超迈。此外,万—鹏的指画较前人更胜一筹的,是题字落款,也全以指运,无须毛笔代劳。在指掌的具体运用上,其学生有颇清晰的描述:

指画正是指掌的全线出击,以母指抵无名指节,以无名指尖蘸墨写画为骨干,灵活应变,因景思技,时而数指并用,勾扬撇扫、线条疏密有致,龙走蛇游;墨晕渲染时,左手持盛满墨汁的大碟,右手迅雷击电般抓墨落纸,掌拍手印间,乍起乍落,甲肉急运,画象豁然而成。

据画友周士心称,万—鹏在“研习之余,自少即喜以指代笔”。不过开始醉心此道,深入钻研,则始于1976年,而传世指画作品较早的为1978年的“无量寿佛”。1982年的个人展览会,除传统绘画作品外,亦开始展出其指画作品,在其后的十多年间,指画的佳作更是不断涌现。万—鹏的指画题材多种多样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蔬果等俱备。早期作品构图较简,尺幅亦较小,山水画外亦颇多花卉作品。指画因工具材料的特性所致,在创作上以花鸟题材较易处理,因此,历来传世指墨画作亦以花鸟画居多,而万—鹏指画则以山水为主且成就亦最高。其指墨山水到八十年代末可谓登峰造极,当然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,无疑是1989年于多伦多完成的“禹域尧天图”。指画“禹域尧天图”为六连屏巨幅指墨山水画,高126、宽384厘米,“禹域”即中国,“尧天”是理想的太平盛世之意。此画意境开阔,结构紧严,层次丰富,满纸层峦迭翠,云泉飞瀑,加上屋榭楼房,人马舟楫的穿插,展现了“可行,可

望,可居,可游”的人间乐土。

著书立说扬画学

万—鹏除了在艺术创作上成就卓越外,在艺术教育上亦有建树。

除了在教育系和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任教外,更创办万壑草堂画会,广纳学生,承传和发扬中国正统画学。万—鹏采取的是传统师徒式的教学模式,据其学生忆述学画经过,称万—鹏的教学以“亲和”见称,在教学过程中,总是正面鼓励,即先指出学生画得好的地方,加以赞赏,再把不足的地方点明并即时示范改正。在分发画稿予学生临摹方面,即使如画幅大小,都因应学生的进度,因材施教;在批改习作时,尤其尽心尽力,一丝不苟,边修改边评论,由运笔、布白,以至赋彩都解说甚详。

除了传授古人传统技法外,万—鹏还别出心裁拍摄一些风景照片,再以中国画的笔墨描写出来,以示范如何从传统技法过渡至实景写生,对学生日后创作有很大裨益。传统师徒式教学有其优点,就是师生关系较密切,据学生称,万—鹏除了传道授业外,亦涉及做人处世之道,其言行合一的教导,赢得了学生的尊敬。

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画学,固然可以广收门徒加以栽培;然而,总不及著书立说,发布更广,影响更深远。因此,万—鹏于1986年出版课徒画稿《万—鹏山水画说》一书,将其个人“六十载经事之历程,作一归纳,发舒所学,守先待后”。课徒画稿是中国画学中一种特别的形制,画家将历代不同名家的各种画法和各种构成程式绘画出来,同时所作又结合了个人的笔墨风格,以至既是对古代名家画法的剖析模拟,但又有所不同,可以说课徒画稿是一种半创造的艺术作品。《万—鹏山水画说》一书,内容丰富全面,将各种传统山水画法和构成都包罗在内,而万—鹏对传统的理解,及其风格独特的笔墨都具体地展现在这些作品中。

万—鹏去世后,其画作和有关资料散处三地,一直未能加以集中和整理,以致后人对万—鹏认识不多。201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、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、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和万壑草堂联合于文物馆举办“万—鹏艺术天地”展览会,展览期间,又举行学术座谈会,更编印精美画集两大册,上册《鹏程万里》,收书、画和合作画作品共149件;下册《天地一指》收指画及竹刻作品共92件,对万—鹏一生的艺术成就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肯定,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位当代山水画大师的风采。



万—鹏指画作品：禹域尧天